



李忠令上门给老人做按摩。

**讲述**  
**住自己家感觉更自由**

“没料到身体垮得这么快，更没料到老伴说走就走了。”80岁的曾老师是一名退休教师，两个儿子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深圳，均已成家生子。给两个儿子把孩子看大后，曾老师和老伴又回到了青岛老家。6年前，曾老师的老公因脑溢血去世，她开始了一个的独居生活。去年夏天的一个清晨，曾老师冠心病复发，幸亏邻居帮忙拨打了120。这件事，给她的空巢生活敲响了警钟。“我不想再儿子家，也不想住养老院，住在我自己家感觉更自由。”曾老师告诉记者，她不想晚年再去适应养老院这样的集体生活。“去年了解到居家养老服务后，我就尝试着签约办理了，现在已有近一年时间，感觉这种养老服务模式更加适合我。”曾老师说。

几年前儿子发生意外，78岁的孙先生和老伴受到很大的心理创伤，后来老伴又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身体也不是很好的孙先生坚持每天照顾老伴吃药，陪老伴聊天。提到入住养老院，他最担心的是到了养老院以后夫妻两人要分开。“还是想在自己家养老，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并不想分开。只要我还能照顾得了老伴，我们就先不去养老院。”孙先生说。

81岁的刘女士和老伴也选择居家养老，虽然自己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基础病，老伴也需要依靠助行器才能行走，但是他们舍不得离开子女和孙辈们。“住进养老机构，儿女和孙子女们看望我们肯定不如以前方便，慢慢地他们就会去得少了，我们可舍不得他们……”两名老人

告诉记者，对养老院收费和服务质量的担忧也是他们暂时选择居家养老的原因，“费用不低，不想给儿女添麻烦。”

**现状**  
**居家照护师上门 老人高兴一天**

记者从青岛市民政局了解到，目前全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了238万人，其中失能失智的有10万人。这10万名失能失智老人，经统计有20%进入了专业的养老机构，剩余80%受家庭观念、成本以及消费能力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选择居家养老。因此，居家养老仍然是青岛市老年人养老最主要的方式。

面对这种养老格局的变化，作为我国第一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城市，自2020年以来，青岛市也在调整养老服务业发展思路，不再追求养老机构床位的数量，而是着力完善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设施、队伍、监管体系建设。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生活照护和医疗服务双重需求，试点推出“家庭养老床位”。青岛市民政局汇编整理的《青岛市养老服务惠民政策问答》中介绍，家庭养老床位是青岛市户籍的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与所在区(市)街道(镇)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签约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后形成的养老床位。它不是指在老人家里安装了一张床，而是一整套的专业化的养老服务，比如洗澡、理发、输液等一系列专业化的养老服务。老人在家里只需打个电话，专业的养老机构就会上门为老人提供各种专业化的服务。

在青岛，参照专业照护机构的服务内容，根据老人的需求，将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分解为六类73项，服务内容还可根据老人个性化的需求进行增减，54家专业的养老服务机构根据老人需求分配养老护理

# 家庭养老床位 这“床”可不简单

洗澡、理发、输液……足不出户享受专业化养老服务 青岛探索“家庭养老床位”新模式



6月1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栏目对青岛市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工作进行了13分钟的深度报道。家庭养老是我国老年人养老的传统习惯和主流方式，顺应广大老年人养老不离家的意愿，我市养老服务发展重心持续向居家养老服务倾斜，居家上门养老服务致力于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老年人不用入住养老机构，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到专业化、个性化的养老服务。近日，记者深入多个老人家庭，并对政府部门、养老机构、护理员等多方采访调研，挖掘青岛市推进家庭养老床位的做法和经验，全面展示居家养老服务的“青岛模式”。

员、社工以及专业的医护人员上门为失能老人提供服务。据青岛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工作人员介绍，根据服务老年人类别不同，家庭养老床位分为3类：自理型家庭养老床位、护理型家庭养老床位和政府购买服务型家庭养老床位。根据政策规定，通过综合评估生活自理、基础运动等能力后，将老人的失能程度分为0—5级，享受不同的养老服务优惠政策。

截至目前，青岛市已有2.4万名老年人签约家庭养老床位，累计为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100万人次，拉动消费近1亿元，有效满足了广大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

考取了《认知症照顾管理与实践》优秀证书等。荣誉的背后是艰辛的付出，但在他看来，“如果说护理员不容易，老人其实更不容易，因为大部分有需求的老人都是老伴在照顾着，他们可以说是全年无休。”

**25岁专职护士 老人眼中的亲人**

“养老服务是有温度的职业，我想把我的阳光带给老人们，让他们可以在熟悉的环境里安度幸福晚年。”1998年出生的薄纯洁毕业于山东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现在是福彩四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一名专职护士。

近日，记者跟随薄纯洁走进敦化路街道签约家庭养老床位的居民李津国家中。今年85岁的李津国患有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他和老伴都被评定为3级失能，福彩四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为他们配备了包括一名医生、一名护士、一名康复师和两名护理员的照护团队。“爷爷，最近腿脚感觉怎么样了？今天来给您量量血压、抽个血，还有什么地方不舒服的就跟我说。”薄纯洁亲切地说道。包括李津国在内，薄纯洁负责着该辖区30多名签约老人的医疗护理工作。“李爷爷身体条件还可以，只是腿脚活动不方便，但大小便可以自理，基本生活能力也是有的。还有很多老人需要置尿管、胃管以及吸痰、输液等，这些基本的医疗需求，我都可以上门服务，所以老人们都感到特别方便，解决了他们难以出门甚至下床的难题。”薄纯洁说。

给老人理发、洗澡、剪指甲、按摩……上门服务的这几个小时，李忠令一刻也不闲着。翻身、排痰、洗护等这些看似简单的小事，对于长期卧床的黄大爷和老伴孟大妈来说却是一道道难题。孟大妈告诉记者，以前看着老伴身体遭受折磨，自己却又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她心里很难受，现在有了养老护理员上门服务，压力减轻了很多，“家里来了个能帮我们的人，这一整天都很高兴。”“平常这么躺着容易导致后背血液不通，最好每隔两小时就翻一下身。你这样翻身，两腿之间一定要隔开，如果感觉不舒服可以垫一个三角枕垫。”李忠令每次总是一边跟老人聊天一边教他们一些照护技能。

今年55岁的李忠令告诉记者，从事居家护理3年多来，他负责着27名老人的上门照护工作。每天早上7点出门，一直忙到夜幕降临，他一天要为五六名老人上门服务，“有时即使不顺利，或者已经完成服务次数，也放心不下，还是会特意去看看老人。”李忠令曾获得家政职业技能大赛“状元”称号、“山东省家庭服务行业标兵”，并



薄纯洁给老人测量血压。



李忠令上门指导老人进行康复训练。

**政策问答**

青岛市民政局特意对青岛市出台的养老服务惠民政策进行了全面梳理汇总，编辑整理了《青岛市养老服务惠民政策问答》。

1、怎样才能签约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呢？

答：只需就近到所在街道(镇)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进行签约，即可享受到专业化的养老服务。也可以在“爱山东”APP中搜索“青岛养老服务地图”，提前查看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地理位置、内部设施照片、星级评定结果、收费标准等信息。

2、用什么方式能享受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优惠呢？

答：可以签约家庭养老床位，护理型家庭养老床位和政府购买服务型家庭养老床位都能享受到相应的优惠。其中，健康活力老人、1级失能老人、轻度和中度失智老人可以签约自理型家庭养老床位。经专业评估组织评估认定为2—5级的失能、重度和极重度失智老人，可以签约护理型家庭养老床位。政府购买服务型家庭养老床位的签约对象主要分为3种类型：本市户籍60岁(含)以上未入住养老机构的城乡特困老年人；本市户籍60岁(含)以上未入住养老机构的城乡低保对象中的失能失智老年人；本市户籍60岁(含)以上未入住养老机构的失能老人。

3、签约护理型家庭养老床位有哪些优惠？

答：签约家庭养老床位后，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将按照全市统一的居家养老服务成本监测报告对老年人购买的居家养老服务进行收费，其中1000元(含)以内的消费可享受6.5折优惠，超过1000元的部分按照市场价格收费。

4、除上述优惠外，签约家庭养老床位还有什么好处？

答：政府为签约家庭养老床位的家庭提供适老化改造，即根据自愿、安全、便利、经济的原则，以老年人“室内外走便利、如厕洗澡安全、厨房操作方便、居家环境改善、智能安全监护、辅助器具适配”为主要目标，按照《无障碍设计规范》及相关技术方案，为老年人打造更安全、舒适的居住环境。目前，政府对护理型和政府购买服务型家庭养老床位也给予适老化改造补贴，分别为1000元和2000元。

## 家庭养老床位 能享6.5折优惠

作为我国第一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城市，自2020年以来，青岛市大力推进家庭养老床位建设，着力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以三星级以上养老机构为依托，以街道(镇)综合养老服务站和社区(村)养老服务站为支点，把专业化、个性化、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送到老年人的床边、身边、周边。

目前，青岛在全市138个街道(镇)各建成一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在213个社区(村)各建成一处养老服务站，这些养老服务设施全部免费交由54家专业养老机构托管运营，形成了政府政策扶持下的市场化运营机制。

## 着力补齐短板 破解发展瓶颈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虽然家庭养老床位满足了部分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但是我国养老行业存在的人员短缺等问题也制约着这项业务的发展，并且跟机构养老相比，家庭养老床位还存在人力成本高、运营风险高等问题。

青岛市某居家养老服务负责人孙海涛介绍，在养老机构里，1个护理员可以同时照看3到4名老人。而在居家服务时，可能需要两三名服务人员共同上门为一名老人进行服务，人员成本要大很多，同时还有交通风险、时间成本等问题。“我们机构负责居家养老服务的30

本报记者 杨健

